駁案彙編

廣西司

一起爲報明事會看得懷集縣民黃臣兆之妻袁氏與黃臣海通姦袁氏將姦夫黃臣海毆死一案先據廣西巡撫朱邦綏疏稱黃臣海駕船爲業與黃臣兆係無服兄弟乾隆三十年六月初五日黃臣兆之妻袁氏與黃臣海在山砍柴調戲成姦六月二十日黃臣兆外出黃臣海又赴其家與袁氏姦宿至七月初九日晚黃臣海又同袁氏在菜園行姦後拉手出園被黃瑞寧撞

見喊破驚散黃臣兆聞喊走至查知趕毆黃臣海不獲將袁氏打罵袁氏羞愧悔過向黃臣兆立誓不與黃臣海往來迨九月初一日袁氏携帶柴刀往山砍柴路經河岸黃臣海在埠頭泊船經見隨後跟往拉住袁氏之手欲至山㘭行姦袁氏不從黃臣海輒云立意欲殺其夫并稱不能與袁氏開交袁氏既恐伊夫被害又慮拒絕為難復被夫知覺不肯甘休隨頓起殺機即同黃臣海至山㘭竹坡黃臣海先將袁氏上而

衣鈕解開又將自己兜肚脫下復假撫背袁氏
詐言對山有人黃臣海至坡邊蹲看袁氏乘其
不備即持柴刀砍傷黃臣海項頸落坡殞命將
袁氏依故殺律擬斬監候等因具
題前來查袁氏始雖與黃臣海通姦繼因伊夫責
打立誓拒絕業已悔過黃臣海復拉行姦并聲
言立意殺死伊夫是黃臣海本屬有罪之人袁
氏畏夫被害一時忿激將黃臣海刀砍立斃正
與罪人不拒捕而擅殺之律相符該撫以故

殺定擬情罪殊未允協應令再行詳情按律妥
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續據該撫疏
稱查袁氏始雖與黃臣海通姦繼因姦情敗露
被本夫黃臣兆打罵愧悔立誓不與黃臣海往
來業已悔過乃黃臣海復拉行姦袁氏拒絕不
允黃臣海輒云立意殺死伊夫是黃臣海本屬
有罪之人袁氏既慮拒絕爲難復恐本夫被害
一時忿激遂將黃臣海刀砍斃命前將袁氏照
故殺律擬斬監候殊有未協袁氏應改照罪人

不拒捕而擅殺律擬絞監候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袁氏依照罪人不拒捕而

擅殺以鬬殺論鬬殺者絞律擬絞監候秋後處

決等因乾隆三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題二十

九日奉

旨袁氏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决餘依議欽此

廣西司

一起為報明事實看得羅城縣民梁扶科等毆傷竊盜梁顯朝身死一案先據廣西巡撫宋邦綏疏稱緣梁顯朝係梁扶科緦麻服叔乾隆二十二年正月初五日梁顯朝糾夥行竊梁振邦倉穀梁扶極梁扶科住近穀倉三更時分倉鄰姚世文聞撬倉板起覷見梁振邦倉前有人影三個即叫喊拏賊時有梁添受持鎗開門出覷見賊逃逸跟踪追趕梁振邦亦持木尖扁挑梁扶

科持鎗梁扶極持棍姚扶禎梁扶達各持柴棍趕出梁振邦與同梁扶極梁扶科等追趕梁扶極追至小隘一賊回身拾石向擲梁扶極閃過用棍亂打賊用手架格致被梁扶極打傷左右肐肘賊即奪住木棍與梁扶極扭扯梁扶極力怯左腳踹入石窟跌倒喊救賊仍扭奪不放梁扶科趕上因黑暗不能辨認面貌舉鎗向打致傷竊賊左額角倒地並擲傷額顱梁振邦隨後趕至亦用木尖扁挑戳傷竊賊左右臁肕並右

腳外踝旋即殞命將粲扶科依罪人不拒捕而
擅殺律擬絞監候等因具
題前來經臣部以粲顯朝當粲扶極追捕之時輙
敢拾石向擲復將粲扶極之棍扭奪以致粲扶
極踹入石窟跌地喊救其兇橫已屬顯然不得
謂之不拒捕且粲扶科等三人於黑夜前後參
差趕上亦不得謂倚衆共毆細核案情與例內
所稱賊勢強橫不能力擒以致毆打殞命之例
意適相符今合擬將粲扶科依罪人不拒捕而擅

乾隆二十五年三月河南臬司蔣嘉年條奏賊佑協捕毆殺賊人分別定擬奏內本部議除賊犯持仗拒捕捕者格殺之不問事主隣佑俱照律勿論外如有賊人逃而隣佑人等直前追捕倉卒毆斃抑或賊勢強橫不能力擒送官以致毆打戕命者與偷竊財物事主毆打致死

殺之例問擬絞抵殊未允協駁令再行研訊確情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續據該撫疏稱覆加細核案顯朝奎因行竊被追拾石向擲復奪衆扶極之棍兩手扭扯以致衆扶極跴入石窩跌地賊勢已屬強橫衆扶科等先後趕至尚未同時偕衆共毆前將衆扶科照罪人不拒捕而擅殺律擬以絞候誠有未符將衆扶科改依隣佑捕賊或賊勢強橫不能力擒送官以致毆打戕命照事主毆打致死減鬬殺罪二

或鬬殺罪一等
例杖一百徒三
年王于賊犯弟
已拏獲輒復毆
毆或往捕之人
多于賊犯倍有
從容拘住並有
商眾共毆於
強捉致斃者
仍照罪人不拒
捕而擅殺律擬
絞監候共毆之
餘人仍照徒杖
二而等因具
奉
旨依議

等例杖一百徒三年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梁狀科合依嘴佑埔賊或
賊勢強橫不能力擒送官以致毆打成命照事
主毆打致死減鬬殺罪一等例杖一百徒三年
等因乾隆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題二十六
日奉
旨依議欽此

廣東司

一起爲占墾殺命事會看得揭陽縣民楊興貴聳致傷李向香身死一案先據廣東巡撫鐘音疏稱緣楊興貴於乾隆三十二年十月將父母棺柩趁于所買李向香地內三十三年正月初三日李向香見楊興貴墾壙之處與伊祖墳相近恐礙風水起意發掘即攜帶鐵鋤與同伊弟李阿寬前往先掘過楊興貴經見攜取挑刀往阻其子楊阿聲亦帶竹尖趕護迨楊興貴等趕至

已被發掘見棺楊興貴卽用刀劃傷李阿鑑左
腰眼李阿寵奔避李阿香持鋤向打被楊阿聲
用竹尖向戳左腿楊興貴刀戳李阿香脊背李
阿香轉身鋤傷楊阿聲左膀楊興貴復用刀戳
傷李阿香項頸胸膛殞命審認不諱將楊興貴
依罪人不拒捕而擅殺律擬絞楊阿聲依餘人
律擬杖一百等因具題經 臣 等查律文發塚一
條載在盜賊律內而盜賊之罪尤嚴拒捕殺
掘他人墳塚發及拾骨其罪較盜賊爲尤重而

子孫見祖父墳塚被掘竭力阻護其心比捕賊爲尤切此案楊興貴所買園地業經稅課有據楊興貴將父母棺柩營葬地內並未越界李向香輒以恐礙風水與同伊弟李向寶前往發掘楊興寶等趕至業經被掘見棺事在倉猝情切救護即持挑刀竹尖向阻李向香輒敢持鋤迭次格鬬打傷楊向聲左胳顯係持杖拒捕楊興貴情迫勢急抵禦傷斃自有格殺罪人本條今該撫以持仗拒捕之罪人援引罪人不拒捕律

將楊興貴以擅殺擬抵與律不符應令該撫再行妥擬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今據該撫將楊興貴依罪人持仗拒捕其捕者格殺之勿論律勿論楊阿聲免其杖責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楊興貴合依罪人持仗拒捕其捕者格殺之勿論律勿論等因乾隆三十四年十一月十六日題十七日奉

旨依議欽此

奉天司

一起為呈報事會看得旗人撒罕太等持棍毆傷

民人侯二一案先據

盛京刑部侍郎朝銓咨稱緣撒罕太夥同闞八十

乘閒偷割侯二看守地內高粱八捆侯二于被

竊之後愈加防範撒罕太素聞侯二能使拳棒

不敢輕犯隨商之捉得布捉得布起意令撒罕

太率眾打走侯二方好任意偷竊撒罕太隨又

糾約闞八十捉得布多隆阿諸隆阿民人孫老

屋一共五人捉得布因年老未行撒孚太等于十七日起更後各持木棍尋至侯二看守田禾地方反指偷牛搆衅鬬八十用棍向侯二左腿狠打一下致傷侯二小腿骨折倒地撒孚太棍傷侯二頭顱偏左多隆阿拳傷侯二右眼致睛珠墜出伊弟侯三護救被孫老屋棍毆右肐肘跑避撒孚太等見侯二傷重用繩捆縛擡至該屯廟上隨喚捉得布起意設謀將伊家牛隻作贓令撒孚太等將侯二送官誣竊侯二盜牛拒

捕因而打傷富叉將牛拉回車載侯一進城未
及送官經侯一之弟侯三先赴承德縣控告拿
獲送部審訊該犯等供認不諱將撒罕太捉得
布關八十冬隆阿均照兇器棍徒無故擾害良
人例酌發駐防省分充當苦差孫老屋諸隆阿
照不應重律杖八十再加枷號一個月等因咨
部經　臣部以撒罕太等會在藍家屯偷竊田禾
彭屯民人因公履侯二在彼巡邏看守乃撒罕
太等知侯二素曉拳棒不能偷割隨糾衆黑夜

至傒二看禾處所誣竊牛隻搆衅拳梃疊毆以
致傒二眼塌骨折雖當時並未竊禾核其情節
究與罪人拒捕無異今該侍郎將該犯等照兇
惡棍徒例擬遣尚未允協再檢閱供詞糾衆毆
打係屬撤孯太起意而共毆之時捉得布又以
年老未行乃該侍郎又稱係捉得布起意供看
亦屬不符事關罪名出入礙難率覆應令該侍
郎再行詳核案情分别妥擬到日再議等因咨
駮去後續據該侍郎疏稱查得撤孯太因懼怕

看守田禾之儍二能使拳棒不敢肆行偷竊隨起意糾約多人欲將儍二打走以致關八十棍傷儍二左小腿骨折撒罕太棍傷頭顱偏左多隆阿拳傷儍二右眼致睛珠墜出以致儍二傷成篤疾嚴審撒罕太實係造意爲首之人應將撒罕太照依罪人拒捕毆所捕人至折傷以上律擬絞監候捉得布關八十多隆阿擬流孫老屋諸隆阿擬以枷杖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侍郎所題撒罕太合依罪人拒捕

毆所捕人至折傷以上絞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捉得佈審未同行但膽敢同謀合併族孫諸隆阿幫毆以致傷二傷成篤疾實屬同惡相濟應與同行毆人成篤疾之關八十多隆阿等均照為從例減一等各杖一百流三千里均係旗人照例折枷鞭責發落孫老屋諸隆阿枷號一個月滿日各杖八十分別旗民發落等因乾隆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七日題十九日奉

旨撒罕大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雲南司

一起爲移請相驗事會看得雲南巡撫喀寗阿疏稱緣滇關哨係會滇通衢要隘防汛官兵有盤詰逃兵之責乾隆三十四年三月初二日會滇鎮標奉兵王定國路經通關該汛兵劉國才認係本營兵丁查問來歷稱係奉伍欲往元江劉國才因其並無行李路照疑其逃走當即同明汛弁李朝俊于初三日差兵馬俊押送王定國回營查對虛實詎王定國行至大沙灘地方坐

地不走欲令馬俊縱放馬俊不允從前行王定國氣忿隨拾石向毆馬俊閃避拾柴將打適傷王定國左耳竅及耳根側身倒地礆傷右額角逾時殞命將馬俊依鬬殺律擬絞監候等因具

題前來經臣部以革兵王定國路經通關被汎兵劉國才盤住見無行李路照疑係逃兵回明汎弁差兵馬俊將王定國押送回營查對而王定國行至沙灘地方坐地拉[illegible]向毆馬俊閃避

拾柴格打適傷致斃查該撫既稱通關為普洱要隘盤詰逃兵最為要務王定國並無行李路照其是革非逃必須查明方得定奪馬俊奉差押送之時情節未明即屬要犯乃不服押解前行輒拾石向毆馬俊拾柴格傷致斃如果情真自有罪人拒捕格殺本條且該撫疏稱王定國坐地不起欲令馬俊縱放但細閱供辭王定國欲由小路仍回元江並未力求縱放其拾石欲毆亦係馬俊一面之詞其中或別有忿爭提訊

狡飾亦未可定事關罪名出入未便率覆應令該撫據情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續據署雲撫明德疏稱覆加親訊馬俊堅供與王定國素無仇隙其押解之時王定國雖未力求縱放欲由小路回至元江即係要放之意迨伊不允王定國用石擲打伊畏其逃走拾柴回格適傷致斃實因衅起倉猝並無別情反覆究詰矢口不移是馬俊實係格殺拒捕之罪人原擬鬭毆誠屬未協馬俊應改依罪人拒捕

其捕看格殺之照律勿論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署撫所題馬俊合依罪人拒捕其

捕者格殺之勿論律勿論等因乾隆二十五年

閏五月二十八日題六月初二日奉

旨依議欽此

湖廣司

一起為報明事會看得穀城縣審解章紹武毆傷羅大身死一案先據原任湖北巡撫揆義疏稱緣章紹武籍隸咸寧縣來至穀城縣與張魁萬紙行傭工與羅大認識無嫌因張魁萬與張超倫等有公買柴山一處蓄賣柴薪乾隆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章紹武挑紙下船張魁萬尾隨河下遇另開紙行張乃九等家雇工之郭飛舞楊廷宗鎮占交陳學義等亦在河下挑紙

隔河望見羅大在張魁萬等山內砍柴兩捆下
船章紹武同郭飛舞楊廷宗鎮占文陳學盛渡
河查問羅大將柴裝入船內章紹武等俱上羅
大之船將船撐過北岸郭飛舞楊廷宗鎮占文
三人先已上岸陳學盛奪取羅大柴刀章紹武
亦奪柴捆一同上坡聲言送官究治比羅大之
父羅華上坡同陳學盛聲稱不知舊禁懇賠
還柴價求免報官并討已奪之刀陳學盛不允
隨手毆打羅華右手羅大見父被毆即順取船

內柴棍起護陳學盛當即奔逸章紹武聲言偷
砍柴薪尚欲行兇定要送官嚷罵羅大不甘先
用棍毆傷章紹武頂心偏左章紹武丟棄柴捆
用手奪棍回毆致傷羅大頂心偏右倒地磕傷
顖門偏右章紹武畏懼奔逸羅華將羅大擡至
張魁萬家調治延至二十三日殞命報縣驗訊
通詳屢審供認不諱查曠野山林鄉民砍去柴
枝草所常有今羅大不知柴係張魁萬等公買
蓄禁砍取兩捆原非偷竊且章紹武究係張魁

萬雇工並非山主自應仍照鬬殺定擬將章紹
武依律擬絞監候等因具
題前來查立法原參情理而定讞尤貴持平此案
章紹武雇主張魁萬等公買柴山蓄禁柴薪並
非無主山林任人砍伐可比羅大擅行砍取其
初或可諉爲不知蓄禁追章紹武等向問已明
知山主有人乃猶敢裝柴入船則擅取之罪按
律論同竊盜章紹武既係張魁萬雇工即屬應
捕之人因見羅大執棍行兇聲言定要送官輒

被用棍毆傷頂心偏左奪棍回毆一傷趙日須
命該署撫以羅大不知葛綮章紹武究係雇工
並非山主將章紹武仍照鬬殺律擬以絞抵查
例載隣佑人等捕賊或賊勢強橫不能力擒送
官以致毆打戕命者照事主毆打至死減鬬殺
罪二等例杖一百徒三年今以事主雇工其應
捕之責較切于隣佑而賊人執棍拒捕毆至流
血其強橫之勢又豈可以力擒乃該署撫既責
賊犯以不知葛綮而又背捕人以並非山主致

將應捕之雇工轉不得與隣佑同科殊失平允罪關出入未便率覆應令該撫另行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續據湖北巡撫梁國治疏稱查羅大所砍柴薪係章紹武雇工張魁萬等所買公山蓄禁之物並無業主者可比乃羅大因伊父羅華向陳學盛索還柴刀被陳學盛毆打輒攜柴棍趕護并毆傷章紹武項心偏左其勢實屬強橫前將章紹武鬬殺律擬絞是等有主之物于無主者應捕之人于常人實

屬某協借羅大所竊究係綁人看守之物所毆者亦在彼此爭論之時與持仗拒捕及格殺勿論之律均有未符章紹武係事主雇工其應捕之責實切于嚇佑羅大因章紹武聲言定要送官即先用棍毆傷章紹武頂心偏左其強橫之勢實不能力擒以致章紹武奪棍回毆致傷羅大頂心偏右越日殞命章紹武應請改照鄰佑人等捕賊賊勢強橫不能力擒送官以致毆打戕命例擬徒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查紹武應照鄰佑人等捕
賊賊勢強橫不能力擒送官以致毆打戕命者
照鬬毆打至死減鬬殺罪二等例杖一百徒
三年至配所折責四十板等因乾隆三十五年
閏五月二十九日題六月初二日奉
旨依議欽此

廣東司

一起為報明事會看得恩平縣吳亞滿吳達國等致傷吳貴健吳華奉身死一案先據廣東巡撫鐘音疏稱吳亞滿等與吳貴健等同姓異宗緣吳亞滿之父吳元仁生子五人長吳達才次吳達能吳達輔吳達國吳亞滿乾隆三十二年間吳達才呈墾漫頭坑官荒九十畝與監生吳大彰批與吳貴健吳華奉等承耕之田毗連吳貴健等誤將吳達才界內小田一段插種三十三

年二月二十六日吳達才之弟吳亞滿赴田工作見其越界卽將秧苗鋤毀吳貴徤巡遇向阻致相爭鬧吳貴徤回告吳華奉等同往吳元仁家理論批吳亞滿歸告伊父吳元仁亦欲往論甫經出門見吳貴徤等兇狠而至卽同吳亞滿等進屋閉門躱避吳貴徤等在外叫駡吳元仁亦在內回駡吳貴徤因其不出取火將吳元仁厨房草屋焚燒吳華奉等見屋火起上前撲救吳亞滿從門縫窺見叫喊卽同吳達輔吳達國

斉携鈀刀出拒吳亞滿持刀赶上戳傷吳貴徒左肋吳貴徒往後一退吳亞滿戳傷吳貴徒左脇仰跌火內身死吳華奉持刀赶救砍傷吳亞滿頂心偏左吳蓬國從旁救護刀傷吳華奉頂心偏左連右額角跌入火內旋經救出背回越日殞命查吳貴徒因爭鬧起衅輒放火故燒吳元仁房屋並未傷人按例罪應斬候吳亞滿刀戳吳貴徒身死係擅殺應死罪人按律止應擬杖但吳華奉並未下手放火吳蓬國輒刀傷吳

華奉身死均各罪有應得將吳達國依鬬殺律擬絞吳亞滿擬杖等因具

題前來當經　臣部查吳貴健等越種秧田本屬理曲及被吳亞滿鋤毀吳貴健即同吳華奉等執持刀棍同往吳亞滿家理論見吳亞滿畏勢閉門吳貴健即燃火燒其房屋彼時吳華奉等俱在場目擊吳亞滿勢迫情急持刀出阻刀戳吳貴健仰跌火內身死吳華奉趨護被傷吳亞滿頂心吳達國救護刀傷吳華奉頂心跌入火內

越日殞命核其案情吳貴鏈故燒房屋罪應擬
斬吳華奉等雖未動手放火其當場目擊並不
阻止吳臣滿出阻又各持刀棍趨護即不得為
平人今該撫于吳臣滿致死吳貴鏈之處既照
擅殺應死罪人律擬杖而吳華奉既當場助勢
係屬有罪之人其被吳達國刀傷致斃該撫又
將吳達國照鬬殺問擬實屬未協應令該撫再
行研訊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續
據該撫疏稱吳貴鏈起意放火吳華奉聽聞放

火之語不即阻止迨目擊火起又不力行撲救已屬有罪之人乃于吳亞滿傷死吳黃縱之時輙敢各持刀棍幫護將吳亞滿等毆打與罪人拒捕無異將吳達國改擬勿論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吳亞滿合依罪人本犯應死而擅殺杖一百吳達國見吳華奉拒捕刀傷伊弟因而赶救將吳華奉致死合依罪人拒捕其捕者格殺之勿論律應勿論等因乾隆三十五年六月二十二日題二十三日奉

旨依議欽此

江蘇司

一起為報明妻曾看得嘉定縣民徐阿招疑賊共毆張郁氏受傷身死一案據江蘇巡撫薩載咨稱徐阿招務農為業住居真勝塘與張郁氏居住之金家村相隔寫遠素不認識徐阿招家因兩次被竊與鄰人褚雀等五相防守乾隆三十八年四月初一日張郁氏與夫張開觀至南翔鎮土地廟燒香張開觀夫婦年邁因廟內看會人衆擁擠失散張開觀找尋無着至晚獨回

令子張文光張敘生尋覓次日遂向各親友詢
問無踪詎張郁氏年老昏憒迷失方向錯走天
色昏暮即至葉氏家借住經葉氏轉送附近觀
音堂歇宿錢隴姐廟內留食夜粥初二日早起
身錢隴姐送出廟門郁氏行未里許午後饑餓
至沈阿狗家乞食勿與即在彼處往來行走適
後復又誤行二更時分行至徐阿招稻草尋村
內稽崔聽聞犬吠向窗縫窺有人行疑爲賊匪
從後窗跳出往喚徐阿招之子徐上林囑稱有

賊令其防備徐上林訴知伊父徐阿招又喚起
幼子徐阿文各持木柄鎗稻叉開出後門時徐
上林亦持木棒尖刀開大門而出褚崔亦持扁
擔由南往西與徐阿招等均會遇屋後黑塘中
影見西首芋艿田內有一人走至井邊徐阿招
以西邊不通走路並無行人心疑為賊喝聲喊
捉又慮拒毆一齊動手徐阿招鎗戳郁氏致命
偏右左手中指徐上林用刀背毆傷其左手腕
又用刀柄毆傷右臂膊右臀徐阿文用稻叉戳

氏左臁肋稍崔用扁擔亦毆張郁氏登時倒地無聲徐阿招進內點燈出看踢入瞿添元稍生聞聲走至共相照着始知係一年老婦人已經氣絕徐阿招心悔錯毆畏罪情急希圖免禍遂起意移屍令子徐上林將張郁氏屍身用竹筏籃抬至宅東里許張明遠花田置放而散初三日早經地保查知稟報到縣并據屍子張文元等認是伊母身屍訪獲徐阿招等起出兇器訊供不諱將徐阿招依共毆人致死律擬罪上量

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徐上林等擬杖等因
咨部經臣部以郁氏係年老婦人迷路夜行誤
走徐阿招村內並未徑入人家徐阿招因隣人
褚雀聽聞犬吠疑有行人告知該犯等遂各持
械出門影見西首芋田內有一人行走喝稱喊
捉一齊動手將張郁氏戳打多傷立時斃命雖
據該犯屋後西邊不通走路並無行人而東首
一路通行出入則夜行者迷東而誤入於西亦
所時有安得執迷人而輙疑爲賊即使疑賊屬

實黑暗之中不辨男婦該犯等以四人而捕一人不難立就拘拿何以鎗叉扁擔尖刀一時齊發戳打多傷況喝稱賊捉之時該氏或以年老昏迷倉猝不及聲剖迨被戳打負傷豈俯首就斃默無一言疑竇種種應令該撫詳細研審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咨駁去後續據該撫疏稱確審徐阿招等實因黑夜疑賊倉猝毆斃委無別情按其影見有人止疑為賊又慮拒毆同時四人各一齊動手戳打致斃誠如部駁

以四人而拒一人何難拘拿送官是齊毆斃
實與捕人多于賊犯倚衆共毆致斃者照罪人
不拒捕而擅殺例相符張郁氏被毆各傷惟偏
左係致命損骨訊係徐阿招所戳自應以徐阿
招擬抵徐阿招除起意移屍不議外依律擬絞
監候徐上林等擬杖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徐阿招合依捕人多于賊
犯倚衆共毆致斃照罪人不拒捕而擅殺律以
鬭殺論共毆人致死以下手致命傷重者絞律

擬絞監候秋後處決徐上林徐阿文毆戳張郁氏應依餘人律各杖一百等因乾隆三十九年

十二月十九日題二十一日奉

旨徐阿招依擬應絞着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廣東司

一起為報明事會看得西寧縣民黃石泰致傷廣西岑溪縣民廖志元身死一案據廣東巡撫德保疏稱緣乾隆三十八年十二月十七日黃石泰在上名未倉塘山邊撞遇熟識之聶斯明談及貧苦適馬倫陞放有牛隻在山牧草牽回家食飯黃石泰見牛隻無人看管起意商同偷竊賣錢分用聶斯明允從黃石泰即牽水牛一隻同聶斯明奔逸馬倫陞知覺邀同廖志元分路

找尋廖志元尋至竹枝坑地方望見黃石泰等
牽牛前走當經喊拿黃石泰等趕牛奔走進夜
赶至羅鏡墟賣與不識姓名人得錢三千文分
用比廖志元因獨自一人不敢追捕同馬倫陞
告知馬倫陞赴夜護司巡檢衙門指名控究開
列廖志元作証該巡檢蔡漢差拘未獲具文報
縣二十九年正月初四日黃石泰慮及到官受
罪起意賄兔廖志元免出作正以圖抵賴與聶
斯明商允十一日早探知廖志元已往灣垌村

內遂與聶斯明各湊錢二百文至彭處村口等候巳牌時分適廖志元出村黃石泰上前向懇免出作証廖志元不依并出言辱罵致相嚷鬧廖志元掌批黃石泰左腮頰黃石泰拳毆廖志元左肋廖志元扭住黃石泰髮辮舉脚向踢黃石泰情急圖脫又用拳毆傷廖志元左乳倒地時有盤妥珍聞鬧出看赶前勸阻黃石泰等遂各跑散盤妥珍向廖志元詢知情由詎廖志元傷重旋卽殞命將黃石泰審依鬬毆殺人律擬

發監候具題當經臣部以黃石泰等偷竊牛隻事主馬倫陞邀同廖志元找尋廖志元尋見黃石泰牽牛疾走同告馬倫陞指名控究開列廖志元作證廖志元即屬捕賊之人黃石泰逞兇毆斃已與竊賊殺死捕人相同且因冀圖抵賴賄囑免証不從相毆致死尤難保無挾仇欲殺情事自應詳細究明按律治罪等因題駁去後續據該撫提犯嚴詰據黃石泰堅稱實止懇免作證不允爭鬧毆胸繼因被揪毆情急抵傷斃

起意徐實無挾恨有心欲殺情事矢供如前查
黃石泰係竊牛罪犯廖志元爲事主馬倫陞邀
同尋牛又于控詞列名作証即屬捕賊之人以
竊賊而毆死捕人自應按律治罪前將黃石泰
照毆殺律擬以絞候誠未允協將黃石泰改依
罪人拒捕殺所捕人律擬斬監候等因具
題前來黃石泰應如該撫所題改依罪人拒捕殺
所捕人者斬律擬斬監候秋後處決等因乾隆
四十年十月初七日題初九日奉

旨黃石泰依擬應斬着監候秋後處決欽此

江蘇司

一起為訪拿驗究事查看得聶寶文等毆死賊犯章化洪私埋匿報一案先據江蘇巡撫楊魁咨稱緣聶寶文之父聶叙林代章族看守宗祠墳山立有承管聶叙林物故聶寶文接管當僱鄰戚章傑高相幫乾隆四十年九月初十日三更時分章傑高聽聞山內有倒樹聲響隨通知聶寶文往查聶寶文持防獸大鎗一根章傑高執防獸小鎗一根往山查看聞有鋸樹之聲追至

黃塘岸見有一賊在彼鋸樹卽行喊捉賊肩樹段從塘底奔逃聶寶文等分路追赶聶寶文先赶至黃塘岡下用鎗從賊背後連戳兩下致傷賊人右後肋賊棄樹段逃走跌于岡下章立如田內聶傑高赶至見賊欲起恐其拒捕遂下岡用鎗連戳致傷賊之脊背并右後脅等處賊卽回頭詈罵聶寶文氣忿亦下岡以鎗柄連毆賊腦後連左耳根處所隨將賊遺樹段攜回迨天明往看認係竟化洪業已殞命隨鳴知地保章

傑文章大華看明通知族長章履安章應喬商
議報官聶寳文之母朱氏章傑高之母劉氏慮
子問罪哭求免報章履安等以章化洪係不肖
竊匪憐念朱氏等老年寡居因而不報經縣訪
聞拘犯驗審將聶寳文依黑夜偷竊被事主毆
打至死比照夜無故入人家已就拘執而擅殺
擬徒例杖一百徒三年章傑高依餘人律減一
等杖八十族長章履安擬以杖咨分別收贖援
免等因咨部經臣部以章化洪偷鋸山樹被聶

竇文等巡見喊捉卽賞囊贓奔逃何暇肩取樹段逃走及被聶竇文趕上用鎗連戳章化洪左後肋等處章化洪已跌于岡下聶竇文章傑高二犯俱持有器械何難將章化洪登時捉獲乃章傑高又用鎗連戳章化洪右後肋等處聶竇文用鎗柄連毆其腦後等處骨損殞命自應照捕人多於賊犯倚衆共毆致斃仍照罪人不拒捕而擅殺之例定擬若僅照黑夜偷竊被拏主毆打至死律擬徒殊屬情重法輕事關人命未

便率結行令該撫詳細研審務得確情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咨駁去後今據該撫疏稱親提研鞫據聶寶文等供稱是夜聽聞鋸樹聲響各攜鎗巡查至黃塘岸見章化洪鋸樹喊捉此時相距尚遠章化洪竊樹鋸斷不甘輕棄且黑夜肩樹一段從塘下直跑或料聶寶文未必看見及被聶寶文趕至黃塘岡鎗戳左後肋兩下章化洪始棄樹段跌下岡下章傑扁踵至見章化洪欲起恐其拒捕遂下岡用鎗迎戳脊

昔右後朌等處章化洪回頭言罵聶寶文氣忿又以鎗柄連毆章化洪腦後連左耳根章化洪卽不復語聶寶文等見其傷重遂卽攜樹而回査章化洪盜鋸墳樹固屬罪人聶寶文看守墳山原有應捕之責惟既將章化洪戳跌岡下儘可擒獲解官乃復毆戳斃命自應遵照部駁改正將聶寶文依律擬絞監候章傑高等擬以杖笞援免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撫所 題聶寶文合依賊攜贓逃遁

捕人多於賊犯倚眾共毆及恃強逞兇致斃者
照罪人不拒捕而擅殺絞監候例擬絞監候秋
後處決該撫既稱黃傑局隨同鎗戳合依餘人
律杖一百族長黃履安主使匿報年已八十律
得不坐應將分長黃應喬照不應重律杖八十
地保黃傑文黃大華田主黃章立如聽從匿報均
合依地界內有死人里長地鄰不申報官司檢
驗輒移他處埋藏律各杖八十黃傑文黃大華
革去地保黃章立年逾七十照律收贖事犯在

乾隆四十一年五月初一日

恩詔以前章傑高箏笞杖各罪均予援免所獲樹段

交族長收領等語應如該撫所題完結等因乾

隆四十一年十二月十八日題二十日奉

旨誦寶文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山東司

一起為欽奉

上諭事乾隆四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軍機處交出

護理山東巡撫國泰奏稱東昌府屬高唐州詳

報州民賈十調姦夏張氏砍死張氏之子夏書

並砍傷夏三等一案緣賈十與夏三本屬無嫌

合機織布乾隆四十一年九月二十日午間賈

十將織布應用之漿麪粉送與機匠適出夏三

家經過向問夏三曾否將粉送給時夏三同子

夏喜外出其妻張氏獨自在家切菜因該氏有菜心已壞之語賀十即用言調戲並向摸脖經張氏喊罵而逸迨晚夏三同子夏喜回家詢悉前情夏三即邀張氏之弟張祿張三并姪張秋并其子夏喜赴賀十家理論賀十躲避未値經賣積勸歸至十月初六日晚間夏三探知賀十回家復同夏喜并張祿張三張秋欲將賀十擒獲送官同至賀十門首打門賀十恐被打傷即持刀開門夏喜上前擒捉被賀十砍傷咽喉連

右耳根夏壽被砍聲喊轉身奔走夏三復向扭拿竇十又砍傷夏三項心偏左等處夏三負痛先跑張祿張秋張三等一齊上前幫護竇十用刀招架復又砍傷張秋咽喉張祿項心偏左張三額顱等處張祿揪住竇十髮辮台面鏨按在地竇十之弟竇十一走至亦同張祿等將刀奪獲該犯掙脫張祿張三各負傷而回竇十四砍傷夏壽等多人即於是夜畏罪逃逸詎夏壽受傷深重至竇積屋後空地倒地殞命當經該州

驗訊通詳飭緝該犯賈十逃至孰河地方向投
堂兄賈經並未告知前情賈經當即留住嗣經
高唐州令該犯之胞叔賈亮教作眼往緝并同
賈經稟首拿獲臣親加鞫訊該犯供認確鑿已
無疑義查賈十調戲夏張氏即屬有罪之人乃
因夏壹等往捕送官輒將夏壹砍傷致斃並砍
傷夏三等四人旋即逃逸尚圖漏網情罪甚屬
可惡若僅照罪人拒捕殺所捕人斬律擬斬監
候不足蔽辜應將賈十照律擬斬監候請

旨即行正法以彰

國憲至張祿張三張秋均係夏張氏弟姪幫同往

拿並無不合應與勸阻不及之夏積實十一並

不知情之夏經均免置議其夏三等傷痕久經

平復餘屬無干槩行省釋等因乾隆四十二年

六月二十四日奉

上諭據國泰奏審擬夏十謀殺拒捕逞兇嚇命一案

據稱夏十乘張氏之夫夏三與子夏高外出另言

調戲當經夏三邀同妻弟張聯等及子夏高赴夏

家理論實十郎持刀開門將夏喜砍傷斃命並砍傷夏三張祿等四人畏罪逃逸旋於熱河地方拿獲審明定擬並稱該犯情罪可惡僅按律擬斬監候不足蔽辜請旨即行正法等語此等淫兇犯情節固為可惡但按律擬以斬候於法已無可加若因其情罪較重只須提入本年秋審情實不使久繫稽誅尚非決不待時之犯乃聲敘以為不足蔽辜請即正法恐無識者轉疑為有意從嚴所辦未免過當朕辦理庶獄惟期公當不肯稍存畸輕

畸重之見內外問刑衙門均當體朕此意著傳諭
各督撫嗣後如遇此等案犯按律定擬後即來片
聲明趕入本年秋審情實較之尋常案件歸入下
年秋審者旣屬從嚴毋庸將不足蔽辜字樣聲敘
此案除交刑部存記辦理外並著傳諭國泰及各
督撫奏事之便諭令知之欽此

浙江司

一起爲詳請代驗事會看得平湖縣民姚大觀毆傷汪大觀身死一案先據陞任浙江巡撫三寶疏稱緣姚大觀與汪大觀素相認識並無嫌怨汪大觀之舅母陳顧氏向業穩婆與姚大觀貼鄰居住汪大觀雙身傭工度日每出外趁工即將棉被寄放顧氏家中乾隆四十一年十月二十七日顧氏欲往外伴親往接前夫之女王陳氏回家看管門戶二十九日汪大觀欲將被寄

放王陳氏令其安放竈房而去是晚二更時分汪大觀潛至王陳氏門首窓開外門進內復窓房門王陳氏聞響心疑有賊當即喊叫姚大觀聞聲接應隨携木稍床脚防身趕至王陳氏門首見外門已開黑暗中見有人影當即喝問汪大觀答以取被姚大觀斥其不應夜間來取汪大觀卽行嗔罵姚大觀回詈汪大觀用拳對面向毆姚大觀閃避隨舉木稍床脚向毆適傷汪大觀顖門右倒地經鄰人張元祿提燈趨視王

陳氏亦點燈出房見姪大觀頭上流血王陳氏
即令張元祿用布包裹各散王陳氏報知陳顧
氏趕回延醫調治詎姪大觀傷重至三十日晚
殞命屢審供認不諱訊非有心致死將姚大觀
依鬬殺律擬絞監候等因具題經臣部等衙門
議覆查辦理人命重案必須究明確實案情定
罪方無枉縱例載賊犯拒捕如賊勢強橫隣佑
人等不能力擒送官以致毆打戕命者照事主
毆打至死律減鬬殺罪一等若恃強逞兇致斃

者仍照罪人不拒捕而擅殺律擬絞監候各等語查此案汪大觀常寄被舅母陳顧氏家陳顧氏因事遠出接回前夫之女王陳氏在家看管臨行之時汪大觀又來寄被陳顧氏囑以此數日不必再來寄放汪大觀當即攜被而回次日復將被寄放王陳氏令其自放竈房板上迨晚王陳氏閉門就寢二更時分汪大觀穵開外門復穵房門王陳氏聞響聲喊有賊鄰人姚大觀聞聲持械往捕見外門已開黑暗中似有人影

向其喝問汪大觀答以取被姚大觀斥其黑夜
來取之非汪大觀嗔詈用拳向毆姚大觀用械
毆傷越日斃命細核案情汪大觀寄被之時已
明知室中止有王陳氏一人而被又自放竈房
板上如果夜歸需被別無他情何妨叫門索取
乃潛從外門而進又不徑赴竈房取被復從王
陳氏臥房之門及王陳氏聲喊有賊又不回答
姓名言明取被緣由直待姚大觀聞聲持械趕
捕喝問始以取被為詞是汪大觀黑夜空門潛

入王陳氏家內復究房門被盜損未可知其爲罪人已無疑義姚大觀身係貼鄰聞賊理應往捕乃汪大觀見其持械趕至並不畏懼逃避反行嗔罵用拳先毆姚大觀因而械毆傷斃固不便以賊勢稍強遽引鬬殺減等之例而逞兇毆斃罪人亦自有不拒捕而擅殺專條如謂汪大觀被毆倒地係在竈房地上其潛究房門王陳氏疑賊聲喊尚係一面之詞未便卽以罪人定案則王陳氏臥房之門既經被究聲響是有究

門形跡無難詳細驗明以為此案確據且汪大觀雖已身死無憑質訊而姚大觀及王陳氏陳顧氏現俱到案均可逐加研究將已死汪大觀究係罪人或係平人之處勘訊明確援引定擬始足以成信讞該撫疏內既詳叙死者黑夜空門明係有罪之人復將例應協捕之鄰佑照鬬毆殺人律定擬非惟供看不符是使毆斃罪人與毆斃罪人之案無所區別辦理殊未允協臣部礙難核覆應令該撫將案內情節訊究明確

另行妥擬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續據該撫疏稱行據按察使委員會審移提犯卷到省查核原驗王陳氏房門有無窟損形跡未據聲明當飭委海鹽縣知縣張力行前詣查勘覆稱陳顧氏大門房門並無窟損形跡隨提犯復加研訊據陳顧氏供稱大門破舊無栓夜間將板凳頂靠房門雖有栓因門柏寬鬆關閉撬栓仍有罅縫此皆汪大觀平日往來熟悉是夜汪大觀身挺窟門器具明係用手空撥是以並無形

跡等語核之案有所驗情形實屬相符查汪大觀平日並不爲匪陳顧氏素所深知因伊女獨自在家汪大觀平素語言輕薄人不正經是以陳顧氏於出門之際囑其此數日內不必前來寄被已有防閑之意乃汪大觀復又持被往寄向王陳氏談笑無忌王陳氏見其言語輕佻合其將被自放籠闇至晚並不往取直至二更時王陳氏一人獨處並不叫門竟空開大門而進又不徑往籠房取被復至陳氏臥房之門其

意在圖姦已無疑義該縣前審因王陳氏等不肯供吐圖姦而汪大觀已死無從根究故照鬭殺問擬今既審明汪大觀黑夜圖姦係屬有罪之人姚大觀係屬貼隣聽聞王陳氏聲喊有賊理應往捕乃汪大觀見其趕至並不逃避反行嗔罵拳毆固屬强横但姚大觀並未被毆受傷輒持械追趕將汪大觀毆傷致斃誠如部駁固不便以賊勢稍强還引鬬殺賊等之例而追兇毆斃罪人自有不拒捕而擅殺專條姚大觀應

改照罪人不拒捕而擅殺律擬絞監候等因具

題前來據此應如該撫所題姚大觀改依罪人不

拒捕而擅殺以鬬殺論鬬殺者絞監候律應擬

絞監候秋後處決等因乾隆四十三年八月二

十日題二十八日奉

旨姚大觀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湖廣司

一起為報明事會看得荊門州審解陳志道行竊被獲拒傷汛兵吳德勝一案先據署湖北巡撫三寶疏稱緣陳志道小貿營生從未為匪乾隆四十二年四月初七日有陶全德趕集賣米將驢一頭拴于樹上陳志道瞥見無人看守一時起意行竊將驢牽走陶全德找尋經羅志耀告知陶全德追捕陳志道將驢丟棄躲至廟內陶全德將驢牽回途遇汛兵吳得勝告知前情即

至廟內擒拏陳志道情急圖脫即拔身佩小刀戳傷吳得勝頂心偏左吳得勝仍揪住不放該犯又用刀連戳項頸領頦吳得勝喊救經鄰人李元詠等聞喊趕至將陳志道拏獲解州驗訊飭審招解覆審供認不諱查例載竊盜拒捕刃傷事主依例照折傷以上擬絞外若傷非事主但係刃傷仍照律加本罪二等問擬各等語今陳志道行竊陶全德驢隻業經事主追捕棄贓奔逸潛匿空廟吳德勝身當汛兵有應捕之責

因事主告知前往擒拏陳志道圖脫逞兇持刀
扎傷吳德勝項心偏左等處即與拒捕刀傷事
主無異將陳志道依竊盜棄財逃走事主追逐
執持金刃戳傷事主例擬絞監候等因具題經
臣部等衙門議覆查例載竊盜棄財逃走事主
追逐執持金刃戳傷事主者照罪人毆所捕人
至折傷以上律擬絞監候若傷非事主如毆所
捕人至折傷及殘廢篤疾在折傷以上者方依
律擬以絞候其但係刃傷仍照律加本罪一等

等語蓋事主捕賊事在登時倉卒追趕迥不及
防而賊匪輒敢持刀逞兇拒捕則賊勢強于事
主故雖已棄財而一經刃傷即照折傷以上從
重擬以絞首至捕役兵丁係專司捕匪之人既
知賊匪所在則往捕之際自必預防格拒非若
事在登時倉卒追拒可比故雖同一刃傷而不
得與事主並論定例甚為明晰此案陳志道行
竊陶全德驢隻經事主追捕棄贓奔逸潛匿空
廟陶全德業將贓驢牽回途遇汛兵吳德勝告

知縣情前往擒拏陳志道圖脫扎傷吳德勝頂心偏左等處傷已平復吳德勝雖係應捕之人究與事主不同其聞縣往捕又在事主獲賍先回賊犯奔逸潛匿之後按情定擬陳志道拒傷應捕之人自有傷非事主加罪二等本例乃該署撫既已援引傷非事主照律加等之文又捨拒傷捕人正條輒與拒傷事主無異遽將陳志道照刃傷事主例問擬殊與定例未符事關罪名出入未便率覆應令該撫另行按例定擬到

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續據該撫陳　疏稱查
陳志道行竊陶全德驢隻業經事主追捕逃棄
奔逸潛匿空廟吳德勝因事主告知前往擒拏
陳志道圖脫扎傷吳德勝頂心偏左等處久經
平復吳德勝雖身當汛兵有捕盜之責究與事
主不同將陳志道改依竊盜拒捕傷非事主但
係刃傷仍照本罪於刃傷上加一等杖一百徒
三年不准減等等因具
題前來據此應如該署撫所題陳志道合依竊盜

拒捕傷非事主但係刃傷仍照律加本罪二等

例於刃傷人杖八十徒二年上加一等杖一百

徒三年至配所折責四十板照例仍盡本法刺

面該犯雖事犯到官在乾隆四十二年五月初

二日

恩詔以前但係竊盜拒捕不准援免再該撫疏稱該

犯陳志道訊無父兄伯叔與弟毗連經事主趕獲

與德脐被戳傷痕入經平復均毋庸議等語均

應如該署撫所題完結等因乾隆四十四年二

月十八日題二十日奉

旨依議欽此

直隸司 婦女和姦之後悔過拒絕有據復被姦夫逼姦因而殺死者擬流折附

一起為稟明事會看得南和縣張魏氏拒姦毆傷魏賢生身死一案據原任直隸總督鄭大進疏稱緣張魏氏係魏賢生無服族姊嫁與張認宗為妻與魏賢生同村無嫌乾隆四十五年七月二十日魏賢生至張魏氏家見張認宗外出朗與張魏氏調戲成姦迨後復往宣淫一次張認宗並不知情四十六年五月間魏賢生在張魏氏家內飲酒被張認宗撞遇將魏賢生詈罵魏

賢生當即逃跑張認宗向魏氏究出姦情即將魏氏毆打休回母家經魏氏之母魏黃氏將氏送回向張認宗央懇張魏氏亦立誓不與魏賢生往來張認宗因有礙顏面始行收留至四十七年三月初九日張認宗前赴東省貿易十三日夜張魏氏獨自在家睡宿四更時分聽聞撥門聲響起身點燈看視見魏賢生業已走入室內拉住求姦魏氏以被夫休棄立誓不與往來之言拒覆魏賢生仍行逼勒并聲言如再不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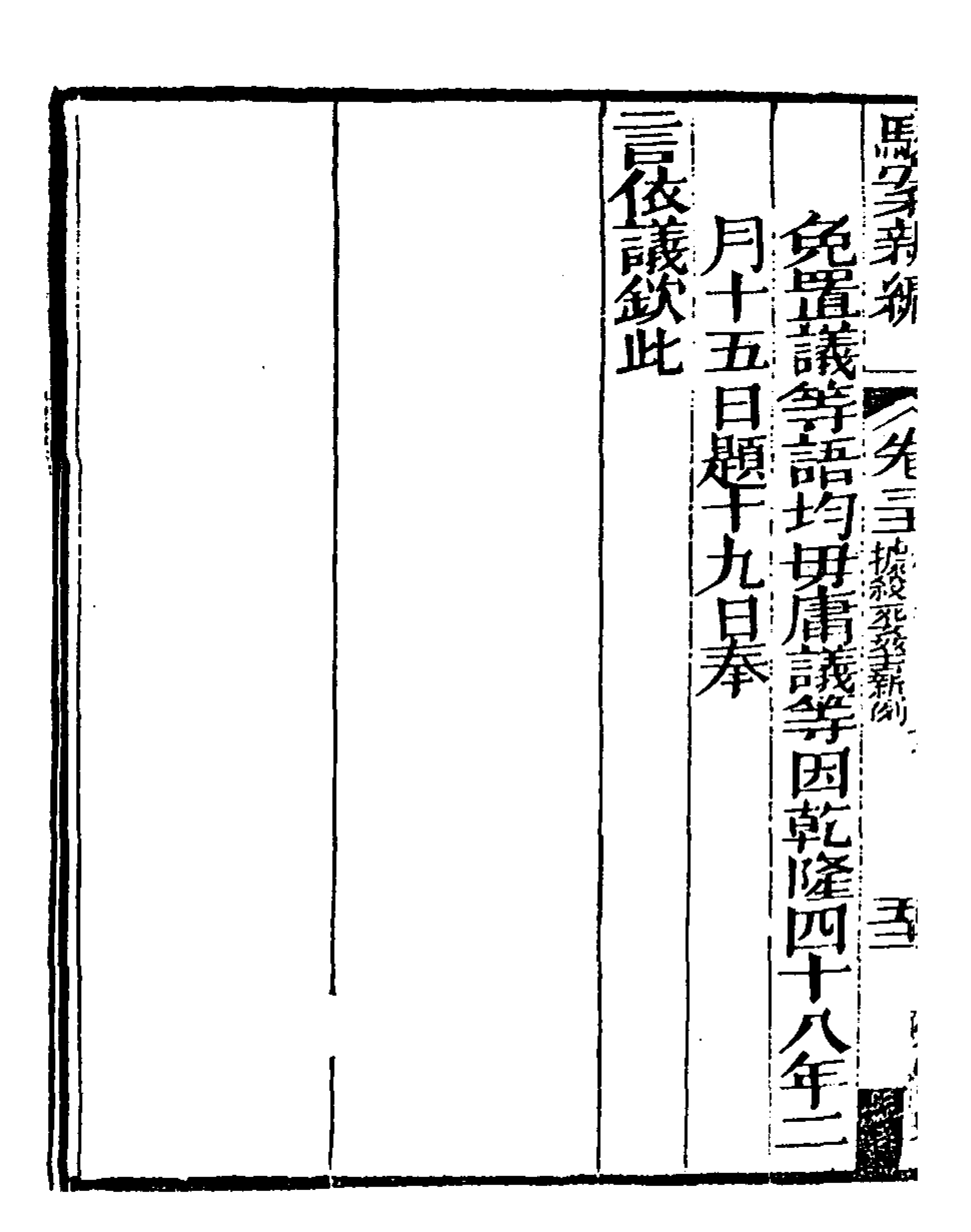
定將伊夫殺害揑詞誣陷魏氏聽聞畏懼一時情急欲將魏賢生毆倒送官以杜纏擾隨詐稱腹痛躺臥炕上令其暫時等候魏賢生信以爲實坐于椅上盹睡魏氏起身携取炕邊木棍由背後潛至魏賢生身旁雙手舉棍連毆致傷魏賢生左太陽偏上及左額角并左額角偏上魏賢生用脚蹬踢魏氏復用棍毆傷其左膝魏賢生傷重當即殞命報驗屢審不諱查張魏氏與魏賢生通姦被伊夫休棄經其母黃氏送回央

狠收留魏氏亦立誓改悔不肯復與往來是拒
絕已有明證乃魏賢生復往逼姦并欲將伊夫
張認宗殺死陷害洵屬有罪之人張魏氏因被
逼情急將魏賢生毆打致斃自應以擅殺罪人
本律定擬魏賢生與張魏氏並無服制張魏氏
除與無服族弟通姦輕罪不議外依罪人不拒
捕而擅殺律擬絞監候等因具
題前來查婦女拒姦之案若婦女將起意圖姦之
人臨時殺死者向俱照拒捕格殺律勿論至本

婦先經通姦後復拒絕致死姦夫之案因本婦失節于先俱就案詳核分別謀故鬬毆及擅殺罪名各條定擬但查此等拒姦殺命之案情節各有不同有先因貪利與之通姦後以無力資助拒毆致死者有先經和姦後復與他人通姦情密因而拒絕毆斃者亦有通姦後業已悔過自新因姦夫逼其續好不從情急拒毆致死者自當核其拒殺之情由量爲區別以昭平允此案張魏氏先與魏賢生通姦嗣被本夫張認宗

窺破向氏究出姦情即將魏氏責打魏氏立誓
不與魏賢生往來乃魏賢生乘伊夫外出復往
逼姦並以欲將伊夫殺死陷害之言恐嚇張魏
氏因被逼情急將魏賢生毆打致死是張氏之
悔過拒姦確鑿有據其毆死魏賢生實因被其
逼姦情急所致張魏氏因未便照未經失節之
婦殺死圖姦之人依律勿論亦未便仍照擅殺
罪人例擬以絞抵臣等公同酌議張魏氏一犯
不應如該督所題依罪人不拒捕而擅殺律擬

以絞候應請即照擅殺罪人律量減一等改擬
杖一百流三千里係曾經犯姦之婦杖罪的決
餘罪照律收贖並請嗣後婦女拒姦殺死姦夫
之案除因他故拒殺者仍依謀故鬬毆等律例
定擬外其有和姦之後悔過拒絕有據復被姦
夫逼姦因而殺死者均照此例辦理俟
命下臣部載入例冊並通行各省督撫府尹將軍一
體遵行該督既稱魏黃氏央求寢息係律得容
隱應與有關顏恤後允取留之本夫張認宗均



免置議等語均毋庸議等因乾隆四十八年二
月十五日題十九日奉
旨依議欽此